

醫生說是陰莖，其實是一條肉 — 專訪雙性人—細細老師

駐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派駐人員

港視劇集《導火新聞線》中，出現了嬰兒雙性人（Intersex）的劇情。這是香港電視史上鮮有的談論到雙性人情節。但雙性人究竟是一回怎麼樣的事？他們面對的痛苦、困難、掙扎，又豈能在電視劇中用三言兩語說個明白？《立場新聞》訪問了雙性人細細老師，細訴她過去在男、女二元之間遊走的經歷。

50歲的細細老師，是一位註冊中醫、社工及臨床催眠治療師。她利用多方面的專業知識，在尖沙咀的診療室為病人提供身體、心理及精神上等多方面的治療。

訪問當日，來到了她的診療室。和一般的中醫師一樣，細細老師的診所放滿了一排排的藥物，旁邊堆滿了中醫書籍。最特別的，是她的辦公桌上放了一張林憶蓮的相片。

「咦，你是憶蓮 fans？」

「不是。只是覺得她笑起來很自然、很舒服。」細細老師溫柔淡定地回應，語氣和神態竟與林憶蓮有幾分相似。

細細老師另一個身份，是一名雙性人。

雙性人定義可以很廣泛，根據聯合國人權辦公室所指，雙性人是指一個人出生時在生理結構、生殖器官及／或染色體，並不符合典型男性或女性的定義。和其他人一樣，雙性人可以擁有各式各樣的性取向及性別認同。

而細細老師是香港極少數，願意走出來公開談論自己身體的雙性人。她一出生的時候，醫生並不能判斷她的性別：她的下體出現一條細小的陰莖，但中間卻沒有尿道。尿道口則長在會陰，即是在下體和肛門之間的位置。

細細老師直言，在她眼中這所謂的「陰莖」，其實是「一條肉」。

大約半歲的時候，細細老師長出兩顆「類似睪丸」的東西，醫生因而斷定細細老師是一位男性，並在她的出世紙上寫上個「M」字。這一個英文字母，是她惡夢的開始，一跟就跟了她三十多年。

自此之後，細細老師被視為一個「生殖器官有問題的男生」。醫生開始為她進行各式各樣的手術，以圖重整她的性器官，令她變為一個符合社會要求，可以傳宗接代的「正常男人」。當時的醫生認為，

細細老師的性器官有兩個主要問題。第一，陰莖太小，有礙生育。第二，尿道並不是生長於陰莖之內，令她不能站立小便。於是醫生幫她將尿道接駁到陰莖中間，又在身體其他地方，例如是臀部抽取組織，移植到陰莖上，令陰莖看起來更大。

第一次手術在她 8 歲那年開始，之後在五年間，她進出手術室 20 多次。細細老師表示，四十多年前醫療技術仍未發達，她被推上手術台一刻，其實是一隻白老鼠：「說就容易，但其實是一個很難成功的手術。那裡畢竟是小便的地方，傷口一接觸到小便，很容易會發炎，令到傷口破開。最嚴重的時候，曾經有一次做完手術後，陰莖上面破了四個洞，（去小便）好像花灑一般。」

每次在學校去洗手間的時候，她都要躲進廁格中。她奇怪的行為，就成為了同學恥笑和欺凌的對象。

十多歲開始，她的乳房開始發育。她只能穿鬆身的衣服，避免別人發現她的胸部線條：「去游水我很尷尬，一定要穿著 T 恤，又不敢下水，怕一下水衣服變得貼身，乳房的形態便會出來，會被同學取笑、戲弄，甚至非禮。」

三十多歲方知體內藏子宮

直至三十多歲，細細老師在一次身體檢查中，偶然發現自己體內原來有一個尚未完全發育的子宮，並有一條有缺陷的陰道藏於體內。經詳細檢查後，才發現自己雖然有雄性的 DNA，但患上了「雄激素不敏感綜合症」，令大部分細胞對雄激素不敏感，因而出現了女性的性徵，是一位雙性人。

由於身體細胞對雄激素不敏感，大腦會釋放訊息，令身體製造更多的雄激素。這導致細細老師體內雄激素水平比正常人高出六倍，醫生認為雄激素過高有機會引發癌症。

為健康著想，細細老師決定將所有男性的腺體以及陰莖完全切除，又透過手術打開了陰道，以防經血在體內積聚。

把「睪丸」切除後，醫生告訴她，其中一顆原來是卵巢。

小時候做過的手術 原來是一場笑話

以多次手術重建而來的陰莖，一下子被切除。身分證上的「M」字，一下子又改成了「F」。她認為小時候被迫進行手術，是痛苦的經歷：「小時候就會幫我們做手術，但做手術並不一定是我們自己的意願，這往往會對我們造成了創傷。」

細細老師又在一次檢查中發現，原來她的精液內沒有精子，小時

候的手術其實是「白忙一場」：「他們為我做這麼多手術，令我承受這麼多痛苦，都是為了讓我可以令人懷孕。但原來不論我的手術做得多麼完美，我都不能令人懷孕，因為根本沒有精子。這是一個很大的笑話。」

如何定義自己？「我就是我」

身份證上的性別由男變女，她有否出現性別認同上的問題？她坦言小時候內心經歷不少痛苦：「從小就被迫接受性別角色的概念，父母、親友都會提醒我：『你是男生，不能有女性的姿態。』我當時真的相信自己是男性。心中最大的矛盾是，為什麼我要做男生？為什麼我要這樣痛苦？」

但當時的她早就認定男性身份，從沒有想過要成為女性：「對我來說，做男性就等同痛苦。但當時一直被灌輸是男生，沒有想過做女士會比較好。」至後來進行手術，將男性的器官切除之後，她甚至質疑自己難以習慣女性身份，「但後來發現，原來對我來說，做女人不用學，只要做返自己，在別人眼中就等同一個女人。」

一頭長髮配上溫柔的聲線，在社會大眾眼中，細細老師無疑擁有女性的外表和特徵。但拋開社會的眼光後，她如何定義自己，似乎是更核心的問題。「我自己的性別概念，其實不太覺得自己是男人或女人。（有沒有一個詞語可以定義自己？）我就是我。要界分男或女，或是雙性人，這是社會結構給我的，而不是我給自己的身份。」

細細老師從小到大只對女性有興趣。如果以性別二元的角度去看，隨著身份證上性別一欄的改變，她由異性戀者變成同性戀。當然，以細細老師對自己非男非女的身份認同而言，不論以「異性戀」或「同性戀」一詞來稱呼她，似乎都顯得政治不正確。

雙性人承受家人壓力

雙性人在社會受盡歧視，回到家中面對的壓力亦不少。細細老師雙性人的身份，很多親友都不知道。今次邀請做訪問之前，細細老師事先聲明不可拍照。得知《立場新聞》是網上媒體後，態度才有所軟化，表示願意出鏡。

細問之下，原來是母親不想女兒在主流媒體中出現，怕雙性人身份會遭人白眼：「某程度上（母親）是接受不到我（雙性人的身份），但另一方面亦是希望保護我，擔心我公開身份之後會有甚麼後果。」

兄弟姊妹亦常在細細老師背後談論她，認為她有奇特的癖好。至近年父親去世，細細老師要用「長子」身份為父親辦身後事，但身份

證上的性別卻令手續出現麻煩。她迫於無奈向最親的兄弟姊妹出櫃。大家恍然大悟，原來哥哥從來不是有扮女人的癖好，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雙性人。

神愛世人 除了 LGBTI?

在同志運動的歷史中，性小眾與宗教組織經常處於對立面上。細細老師作為一名雙性人及同性戀者，卻又同時是一名基督徒。一個人置身於兩種價值觀的交叉點上，她又如何自處？

細細老師就直言，過去曾遭過不少教友白眼，「有一部分（教友）心底裡覺得，好好的為何要切了它？做了這麼多年男人，一直也很好，而且 DNA 也是男人，應該要尊重神給予你的創造。」對於她的性傾向，反對的聲音就更大，有人建議她嘗試接受男人，甚至認為她要獨身過活。

但她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去了解聖經，繼續相信上帝的愛。這種愛，偉大得足以包容一切：「祂沒有說『神愛世人，除了 LGBTI』。祂是斬釘截鐵去愛世界上所有的人。我肯定，祂的愛亦包括了對我們雙性人。」

社會政策將雙性人「隱形化」

宏觀一點看，現今香港社會仍然對雙性人視若無睹。他們成為社會中「隱形」了的一群，不論在法律、醫療等各個範疇，都得不到認可，更遑論是公平的對待。

細細老師舉例指，醫院管理局一直沒有「雙性人」接受接治療的數字。她解釋，局方將雙性人「病理化」，只將他們視之為有病的男性或女性，而不是將他們視為「雙性人」這個獨特的身份：「說得好聽點，這不會令我們被特殊化。但難聽點，就是將我們隱形了。這亦令到更多雙性人不敢站出來。」

她又認為雙性人被社會忽視，傳媒要負起一部分責任。香港傳媒生態講求「夠 Juicy、夠震撼」，新聞往往採取「無相不報」的原則。曾有主流媒體的記者訪問細細老師，但因為她不願出鏡，令已經完成的訪問石沉大海，最終都沒有刊出，「他們說打黑影也不可以，一定要看到臉」。

傳媒這種過於進取的做法，對事主而言是一種傷害，「一般傳媒生態，迫我們一定要暴露缺點，揭開衣服讓人看，才會有人願意去報道。」

勇敢站出來 為同路人服務

眼見社會缺乏協助雙性人的組織，細細老師近年開始積極為這社

群服務，以填補這道空隙。她在 Facebook 上開設了「藩籬以外 — 認識和關愛雙性人」的專頁，又設立了一條關愛雙性人熱線，希望幫助同路人。

細細老師表示，過往在香港、大陸，以至東南亞等地，接觸了 30 多名同路人。

對於將來有何期盼？細細老師直言自己想法很簡單，只希望大眾能夠了解一個道理：

「世上有男人有女人，亦有不是男、女的人存在。這些所有的男人、女人、非男非女的人，包括雙性人、跨性別的朋友、性別非典型的人，其實都是人，都應該享有基本人權，得到公平的機會。」

撰稿人：Simon Liu

資料來源：2015 年 4 月 24 日

<https://thestandnews.com/lgbtq/%E9%86%AB%E7%94%9F%E8%AA%AA%E6%98%AF%E9%99%B0%E8%8E%96-%E5%85%B6%E5%AF%A6%E6%98%AF%E4%B8%80%E6%A2%9D%E8%82%89-%E5%B0%88%E8%A8%AA%E9%9B%99%E6%80%A7%E4%BA%BA-%E7%B4%B0%E7%B4%B0%E8%80%81%E5%B8%AB/>